

嘉魚李氏族譜





嘉魚李氏族譜卷之四

徵獻

傳誌類

武功縣志官師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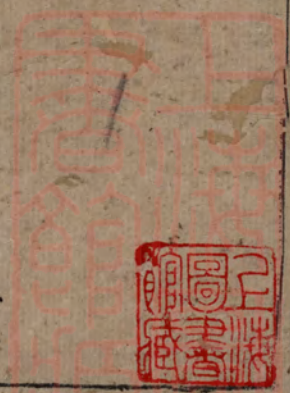
訓導李善者楚人也有善德克勤善教今去已百年而人思之如在後又有曲沃人因禮曲新二子皆有令名其萊蕪人張顯孟人張憲泌陽人魯文蜀人周吉不聞其行事故無能述焉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許西山人康海德涵撰

處士李君墓誌銘

幼而能求父書於死喪顛沛散亡之餘長而能誦朱文公資治通鑑綱目真西山文章正宗及他書而不以媒仕進志非

757405



不立也才非不克也富貴貧賤愛惡之出於己非與人異也  
父歿於官母絜諸孤匍匐萬里扶護來歸憂極成疴是以不  
能去離左右旦夕與婦謀所以便母者母痛亦痛母飯亦飯  
其兄慷慨嗜飲衆目之爲酒豪一飲或盡酒一石每出從所  
親自自旦至日晡旣醉而歸率諸卑幼迂於途或徑至飲處  
扶前曳後徐徐而隨肅肅而趨莫敢少拂其意雖以弟之貴  
窮公卿自視漠如足未嘗至公府若是者吾謂之賢不可乎  
此故處士嘉魚李君行實之著於州閭吾聞其子承箕之言  
也李氏之先世自江西武寧來居嘉魚至名遠仕元爲譯史  
君之四世祖也大父煥洪武間舉巡檢父善教諭叙珙咸以  
弟官贈至通議大夫副都御史祖母熊氏母童氏俱贈淑人  
君名阜字元春伯曰陵是爲酒豪非直酒豪於義亦豪季曰

田曰郊田郎所謂貴窮公卿而以其官贈三代者也兄弟四人相爲師友而庭無間言君娶鄧氏承芳承箕其二子也皆舉進士有名長女適王鉅臣次適游恢皆蒲圻儒家子承箕以今年首夏至白沙留數月不去因得問君家世之詳君年五十一卒葬蒲圻范公園今七年矣承箕至是屬予以墓誌予少不樂多學老益孤世豈以文而望予何承箕所嗜與人異謹爲序而銘諸

有道於此匪難匪易能者謂賢不能者恥母疾子侍弟扶兄醉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翰林國史檢討古岡陳獻章撰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神道碑銘

成化二十年四月二十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卒於京

師長安街之第享年五十有七公子之同年友也既臨其喪  
哀之他日其子承恩踵予門告曰不幸先君奄棄諸孤蒙  
朝廷遣官諭祭仍

勅有司營葬事 恩至渥也惟葬於法得樹碑神道幸執事於  
先君爲契舊敢以銘文爲請則再拜以翰林修撰李君旻所  
爲狀進予不能辭也公諱田字舜耕姓李氏其先武寧之櫻  
川人在後唐有諱璠者始徙武昌之嘉魚故今爲嘉魚人璠  
後十二世諱憬能通諸夷語仕元爲譯史憬生思忠元季隱  
居不仕思忠生尤溪巡檢煥煥生瑛縣教諭善善生公祖若  
考皆以公貴贈如其官祖妣熊氏妣童氏皆贈淑人公幼而  
孤童淑人教之力學不懈稍長遂中鄉試景泰五年登進士  
第初授戶部山東司主事陞郎中丁內艱服除改山西司居

官以勤慎著名而尤稱其有才幹嘗督渾舟監草場二事處之皆有法其後川蜀有警

朝廷命將往征顧其地險遠糧餉不易致尙書楊公以公才可用乃委之行及兵出且久未嘗以乏食告而功竟成

朝廷嘉之陞廣東布政司右參議方流賊爲患累歲不解所以制馭之策公之議居多已而島夷符哪喃叛勢頗猖獗衆議將請兵于朝公曰夷叛其常情兵出則重事也宜往撫之撫之不從然後請兵未晚也巡撫大臣然其說遂以委公公至諭以

國家威德及逆順禍福之詳竟服其衆而還尋陞浙江左參政再陞右布政使未幾陞福建左布政使公位益高益持大體簿書刑獄各付主者公退闔戶寂然俄賊起汀洲附者至三

千餘人守令招之而勢愈熾公獨揭榜諭使歸耕賊相率詣  
官自守曰願如公論閩南遂無事蓋公之德望有以動之也  
會畿內巡撫缺人吏部具公名上始有副都御史之

命時屢出師民困於供億繼以饑饉流亡者多公檄有司立良  
法所以招撫賑貸者甚備民既得蘇息至勢豪侵奪民業者  
更懲一二餘皆歛縮不復敢肆而壯邊鹵地每練閱軍士揀  
選將帥精器械之用嚴屯堡之防平居常若虜至又嘗建議  
欲增漕運清馬政等事以爲守備之計事多施行凡巡歷五  
載往來諮詢衝寒觸暑不敢自怠家留京師歲不過一二至  
而已故竟以勞致疾不起於乎惜哉公娶畢氏封淑人子男  
五人長承恩甲辰進士次承顏承勛承新承階女二人公爲  
人清儉於物無所好博學多識論事必求其當歷任大藩明



而不察寬而有制故胥吏輩始皆不悅久乃歎服之平生不俯仰求合於人嘗以事致怒勢家公不爲動可謂自守者矣是宜銘銘曰

惟李之先世有令譽始自櫻川徙於嘉魚嘉魚之李孰顯而大公奮高科其年則艾初從司徒廻翔署郎職業克舉錢穀穰穰軍興計功乃涉大省匪民不安匪吏得逞召公于外惟天子明顧此旬服勅遣巡行內治邊寧公則憊甚客滿其門載哭載臨公壽不長賢名則多况見其子繼登高科南瞻墓門上恩典斯被畚土伐石營建如制厥旣得卜返葬有期惜公長逝匪爲其私茫茫九原孰得而起銘以昭之尙千百祀勿進士及第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經筵講官東海徐溥撰文

勅封太安人李母童氏墓誌銘

賜進士及第正儀大夫資治伊戶部左侍郎翰林侍講

經筵官關西楊鼎撰文

賜進士及第翰林國史修撰儒林郎華容黎淳篆蓋

賜進士奉政大夫通政使司右參議侍

文華殿前翰林編修廣陽趙鼎書丹

太安人姓童元嘉魚縣尹固始春穀之遠裔前嘉魚醫學訓  
科祥之孫訓科養吾之女故珙縣教諭贈承德郎戶部主事  
李君善之妻今奉議大夫戶部郎中李田之母訓科娶黃氏  
生七子女太安人最長在家以孝友淑德明慧爲父母所獨  
愛旣笄擇所宜配遂歸李君君以明經舉歷任隴蜀校官太  
安人從任君釋家慮得以盡心教誨者實藉其內助也暨君

不祿於官太安人時年三十七四子俱幼况去家數千里煢  
煢然形影相弔竭力治棺槨買舟楫志在扶柩而還人以其  
客途脩阻子身無倚或以爲火化而骨襯易於收舉或以爲  
權厝待子成立而後遷葬太安人聞之痛哭曰豈人婦送終  
道哉途中脫有不幸雖同舟淪沒甘心無悔竟奉柩還而獲  
無恙及抵家適姑亦逝葬祭務俱以禮 爲之垂罄益以

歲荐饑饉家計蕭索太安人視四子可以治家者俾之服畝  
畝可以出仕者俾之向學其撫庶子無間已出太安人又勤  
績紡以資供需厥後向學若田者果能成材出仕任官褒封  
餘治家者亦能致產饒裕奉養周至實教之之力也嗚呼太  
安人既能善事其夫又能善成其子可謂無忝妻道母道者  
也雖然太安人因失所天太早倉皇跋跋于途且又教子幹

家力學勞心焦思以致痼疾恒爲舉發至是終以茲疾不起  
蓋天順七年二月十一日也距生洪武三十二年四月八日  
得壽六十有四其子曰陵曰阜曰田太安人出曰郊庶出九  
孫男五人女四人田自邑庠生登進士任尙書戶部主事操  
清忠之節爲時方之望遂陞郎中視篆凡二旬有九方倚於  
政舉大安人訃至衆皆憐焉今將歸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二  
日葬於受澥觜之原田昔舉進士予曾濫爲考校今又於予  
爲僚屬因持所述事狀哀經造門求誌其墓於義不可辭遂  
按而銘之銘曰

嗟哉安人女中拔萃相夫訓子咸成德器半世孀居瑕疵無  
議天報厥賢

鸞誥所賜  
旃旃山原佳城憂悶人生若斯庶幾無愧史氏于徵

視予銘誌

大理寺副李君墓表

天下之所共是吾獨得不是雖然于心有不安焉亦不得而  
是也天下之所共非吾獨得不非雖然于心有不安焉亦不  
得而非也心之所安者何安于理而已矣理有情於衆之所  
同而發于一人之獨見天下後世翕然從之者有之矣又可  
謂今之世無其人耶雖其所至不能無高下淺深要亦自信  
其心而非苟然者若吾茂卿者可不謂難乎茂卿諱承芳李  
姓世爲湖廣嘉魚人舉進士官大理寺評事三年進右寺副  
君負高志在大理不甚事事獨以講學明道爲務敢爲危言  
激論嘗謂當今壞天下者莫如學校科舉甚者先儒註疏欲  
一切廢棄抹掇直探孔子孟軻之奧聞者駭其詞莫察其意

羣咻衆訕指以爲狂爲惑而茂卿傲然不顧不惑不沮也久之遂謝病去與其弟世卿講道於黃公山下蔬食屢空兄弟相顧自得也若君非所謂負獨知之見者耶能自信其心卓然特立不顧流俗之非笑者耶求合乎義不求合乎人求信於後不求信於今者耶君歸八年弘治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卒其年十一月二十日葬蒲圻烏石湖之旁君之幼也伯父指鄉中富貴示之曰兒志及此乎曰富貴不淫貧賤樂兒之志也其不凡如此世卿少亦同舉于鄉後徒步萬里從

陳先生遊不復舉進士兄弟之間自相師友云至世卿命其徒蕭生自楚之燕自燕之吳求予文碣諸墓旣又遣其二子教整來速於戲君之自立高矣奇矣予望之邈然莫能窺其所至又安以予文爲雖然後千百年有李茂卿者出焉

將必能知之故表

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克

經筵日講官前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郡王鏊

撰

明故鄉進士李君端彝墓誌銘

嘉魚李氏之望於楚者舊矣其先江西武陵徙居嘉魚慶歷  
間有諱宗儀宗儒者建義學於邑之湖西李遂著名於時矣  
逮我明弘治正德間若東菴廷評公諱承芳大崖進士公  
諱承箕遜庵大司馬公諱承勛者一時兄弟以文章勲業競  
美駿聲天下固知其李氏爲楚望也端彝爲大崖公子也諱  
整號石室山人自穉齒沉靜簡默器度老成東菴每與大崖  
公談經義端彝從旁質疑難雅中宥繫二公大奇之由是績

學駸駸有蜚譽弘治乙丑克邑庠諸生其爲文辭克粹剪脫  
蕪陋憲學者莫不器重之正德庚午領鄉數薦不利於春官  
歎曰得失命也顧多疾闕二老養尙何汲汲於是乎哉遂栖  
志丘園澹然世味乃構書廬於大崖山盡取其先世遺書讀  
之雖祁寒耨暑手不釋卷所養益覺深厚矣自是刻意古學  
不復作舉業語嘗以文投大司馬東山劉公極爲歎賞及閣  
老震澤王公則與之爲忘年交至勅一亭處之題曰望楚則  
端彝之文誼見重於當時如此養大崖公乃以恬逸趾美承  
志老豫日惟觸詠乎山水之間以爲樂也及公歿乃述其行  
實自遠屬名筆爲之埋辭而所遺詩文雖殘編斷簡莫不謹  
錄而深藏之每在氏多疾每疾作則攬衣榻下躬致藥弭寢  
食遑遑焉期底於康復乃以長兄半山性剛介與物多忤端



彝乃曲爲卑巽調護之半山卒不失令名至教其諸弟懇懇  
怡怡啟迪不倦故一門書澤之盛多端彝爲之師道焉其天  
性孝友終其身內外無閒言者概類此然自待巖峻擇交慎  
許凡有所餽遺纖毫不入私橐聞黨里匱乏者則取而給之  
至於妻子則茹澹衣素泊然無所慕於外也邑大夫有欲爲  
建題名坊及致贖促之應試者皆力辭謝之鄉人有爭多往  
質可否乃善爲解慰唯唯無違一言嘗遭惡少舟中酗逆之  
狀同舟皆畏避之端彝居之自若其人乃慚阻服其德量而  
去少多疾起居食飲皆有將理之方然稟賦孱弱竟抱沉疴  
將無所於救藥矣乃作賦自憫其略曰哀吾生之多艱苦疾  
病之相仍林木隕而非霜河水臘而無冰豈不知死生之有  
命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一日謂其母曰術者言吾壽在辰

厄邇病勢增劇殆驗矣不孝不能終人子事反貽憂吾母奈之何哉謂諸弟曰葬我幸不泥風水禁忌之說請銘我墓足矣言畢正襟危坐而卒寶正德庚辰六月三日也生于成化己亥二月二十五日享年僅四十有二曾祖善琪縣教諭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尙書曾祖妣童氏累贈一品夫人祖阜贈大理評事祖妣鄧氏封太孺人配趙氏子三寶至寶在寶醇以卒之年葬於蒲圻范公園先塋之次端彝從弟冬分訓吾青神庠持其兄虔狀以請予銘嗚呼余不見東菴大崖從冬讀二公所著文集有本之學用世之具也遜庵則邂逅關中覩其所行事承其微辭信二代偉人固知其端彝被諸父庭訓則學術有源流矣況其不樂進取游心古學故其所克養溫粹寓諸孝友施諸黨里形諸爲文辭焉者足以

味道之腴光諸李之駿聲矣所著詩文若干卷而尤工於草  
書至賦自憫以墓銘而爲之訣焉則夫曠達知命視死如歸  
亦可哀感也已矣銘曰

維駿發兮耀器蹇乖遇兮晦居振藻藝兮濟美探邃籍兮愛  
虛履貞德兮保素延令澤兮慎餘賦自憫兮悼命偃朱榮兮  
商墟投郢氣兮七澤追楚恨兮三閭誦遺休兮弗墜埋哀辭  
兮丘墟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

國史修撰蜀青神余承勛撰

明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尙書

贈少保謚康惠遜

菴李公墓誌銘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知

勅誥 經筵官 國史總裁北海翟鑾撰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大成梁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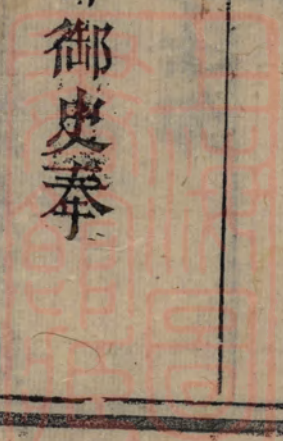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巡撫江西等處地方武陵陳洪謨篆

今

聖天子既光踐大寶慨然釐革庶政收召材賢凡士大夫以節  
與名表著于時莫不列置省位于是故南京兵部尚書靜庵  
胡公起廢于浙我遜庵公召用于南威彬彬然推轂進矣既  
而靜庵公老于家公復以暴疾卒于官曾未逾年兩哲摧隕  
朝野畫傷謂之何哉公訃

聞



天子悼哀念未盡用公

親灑宸翰製爲祭文定命禮部堂上官諭祭復遣中使賫白

金寶鏹幣帛往卹其家贈少保賜諡康惠終始

恩遇人莫敢望公死且不朽矣大司徒儉庵梁公暨公僚左侍  
高吾陳公攜其孤救奉中允廖公鳴吾所爲狀來請銘鑿日  
趨

朝得聯綴公階接聞言議風采通明闔切不放不拘追輒仰其  
材賢乃今卒然相失以去悲夫故不敢辭而爲之文曰公諱  
承勛字立卿別號遜庵世家湖廣之嘉魚唐鬱林王恪之裔  
也鬱林傳十四世曰璠者爲時聞人璠之曾孫宗儒建義學  
湖西族益茂衍宗儒八世孫憬生思忠思忠生渙於公爲高  
祖煥之子曰善於公爲曾祖善生田景泰甲戌進士累官都

御史公之考也三代 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  
尚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公兒時卽負鉅人志不妄言動見者  
目爲遠器都御史公卒後懋修世學諸兄郎中承恩評事承  
芳貢士承箕承顏雅明性理學公自相師友聲聞四方學者  
多從之遊弘治癸丑登進士第授太湖令鋤強剔蠹力行古  
政徵拜南京刑部主事六載考績晉戶部員外郎郎中居母  
畢太夫人憂服闋補工部虞衡郎中擢江西南昌知府時江  
西諸郡巨寇蝟興高安姚源東鄉華林諸鄉寨悉爲賊巢王  
德辛未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以去總制都御史陳金  
檄公守豐城多方防禦賊遁去靖安寇胡雪二據越王嶺分  
據瑪瑙崖而華林諸賊陷瑞州吳廷舉敗績公乃廣詞課以  
伐其謀堅壘壁以挫其銳分屯溪間以防其逸遂進與戰屢

破之雪二悉其衆攻靖安公設伏城外而置巨砲草間約鳴  
鍾爲應寇至號舉伏發生擒雪二斬首五百餘由是越王瑪  
璫等五寨悉平公還南昌而華林寇丁大王等復熾副使周  
憲死之復使公往公乃誘降其梟賊王奇者奇佩刀入軍門  
公不疑因命佩以自衛奇感偕其黨降復約爲內應以遣公  
乃夜入其阻令壯士先登奇舉火以應寇大潰降斬三千餘  
悉解去由是奉新靖安悉平公謂巨寇旣平地方殘虛非大  
蠲租負恐意外變生乃疏言

上悉從之越二年癸酉源寇王浩八叛執吳廷舉而總制都  
御史俞諫奏調邊兵大同守將李洪率五千人往公謂諫曰  
賊衆我寡春潦淖淖騎非所長聞裴源多積穀賊無所掠必  
往就食宜調贛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進伏于裴

源而邊兵長驅必成擒矣賊果往斬首二百遂遁延舉獲免  
是時逆濠萌異志忌公威名而鎮守太監黎安欲攘公功乃  
奏誣公繫之獄已而事白遷浙江按察使丙子晉陝西右布  
政使尋轉河南左布政使庚辰陞都御史巡撫遼東惟開原  
一鎮孤懸賊境密邇奴兒于諸夷故多邊城悉就頽毀賊往  
來不可禁乃奏修築之由是起定遠慶雲次古城鎮夷以及  
松山柴河諸要衝爲垣六萬七千四百餘丈壕塹如之墩臺  
百八十有一招徠逋逃三千三百有奇墾田四千五百餘頃  
又以中固鐵嶺蒲河撫順當夷寇之衝復各城其要害垣塹  
墩臺視開原加三之一公以赤心推置人腹財不過費民不  
告勞三閱月而成事

聞



武宗皇帝璽書褒美復進俸一等公以在軍旅久復多疾疏請  
告歸未幾

今上龍飛起公視南京都察院事轉南京刑部侍郎晉尙書召  
爲吏部尙書未至

上以刑獄至重公舊司寇留都乃改刑部尙書加太子少保公  
感

上知遇疏陳時政謂爲今之計在足食與兵宜選京軍以壯根  
本止調操以實內地足衣糧以卹邊軍振紀綱以申軍令謹  
收納以清宿弊便輸將以甦民困定經制以裕國用致中和  
以感化機

上皆嘉納之時承平久武備廢弛

上思得人以張皇戎事乃加公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兼左都御

史 賜以璽書總督十二團營

親製詩一章以寵錫之己丑專領本部尙書時岑猛擊兵于田

州沙保拒命于芒部甘肅土魯番反覆驚駭宜大小王子雍

衆深入警報日至紛沓填委公處分調畫動中機宜卒能底

績公慮冗食大耗國儲乃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臣非

祖宗法不可動及後所增置莫敢何問者凡二十七錦衣衛千

百戶五百餘騰驤勇士及內府監局偽名軍匠數千是皆積

習根蒂深固人皆偉公以爲難庚寅一品考三年滿

上親置手勅嘉及羊酒寶鏗之賜時大風晝晦

上詢公以邊務公上疏曰北虜自去歲黃河冰合俱入河套今

歲邊患陝西爲急又甘肅軍餉舊轉輸河東宜於蘭州地方

及時糴貯以備河西不測之虞甘肅舊患土魯番今復加以

亦不刺近歲套賊海賊往返俱經莊浪地方被其殘害宜增墩設險使兩寇不得交合爲患朶顏三衛最近京師不善撫之則爲門庭之寇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今臨安蒙自盜賊復生曠持日久恐釀成大患交趾世子流寓老耄大爲雲南廣西之害此皆邊務之可憂者要在豐財用人而已矣

上深以爲然辛卯二月

上親耕籍田公以九卿助耕九推是月行

特享禮正

太祖位南向

命大臣恭捧

神主于寢殿公預焉三月二日丁亥

上册九嬪公預持節克正使五鼓趨

朝疾暴作掖歸越二日巳丑卒壽年財六十有一後數日  
上經筵畢召輔臣面議大政語及公

上曰吾欲用之吏部今巳矣因其恤之由是卹典有加焉  
上雅重公嘗遣中使

賜以密諭褒揚倚注不一而足業雖不竟上結

主知下不負所學矣公學有淵源濟以剛明果斷提兵南北深  
識夷虜機要而通達國體練習庶務每集議

朝堂辨論慷慨不爲顧望其所論奏如平賊事略土魯番議邊  
務災異平刑掾做諸疏前後數十皆切中當世要務所著有  
一得草痛定稿開原雜議藏于家始配蒲圻龔氏贈一品夫  
人繼配河南袁氏封一品夫人子男二枚女二孫一寶翰銘

曰

世自古降士材類分孰負明略而深綿文李公之先鬱林延  
延條枝羣從累材累賢暨公學興家自徒朋趨庭聯牀有師  
有承旣富原本大放干時細大經權試輒效隨南寇叫斬  
撻江省公執其奇斧彼腰領旣治旣鋤矜此無辜時灑風雨  
蘇其槁枯提符渡遠保界護持高墉言言絕其瞰窺老壯奏  
功不專外事亦有敷納願弘內治暨暨李公旣文旣武有蜚  
其聲于

帝之所

帝曰材臣其徵予助統我百辟貞我憲慶再陟司馬

命掌六師士有寒饑公衣食之野有梟狼公箠笞之四方是  
屏

天子是毗胡遘其歸繫我

長沙李東陽

帝思匪公是私帷幄之悲千百其祀請覲

宸詞

輓奠類

輓都御史李約庵

輿馬城西訪我還忽驚身已謝朝班重逢竟負生前約一咲  
難忘別後顏南去聲名通嶺嶠北來風節動關山故鄉多少  
思君意都在西風落照間

長沙李東陽

字賓之號西涯少師諡文正

輓李蓋卿郎中

長安一傾蓋狂客萬迴嗟白首心常在青山日易斜文章先  
用世兄弟各名家不見交情處哀歌有白沙

白沙陳獻章



過嘉魚憶先中丞同年李約庵兼懷立卿諸世講  
羣峰枕江灣煙雲洗姿顏突然屏展立我愛嘉魚山回溪澹  
而泚溪上生蘭芷入江化洪濤我愛嘉魚水愛山思結廬愛  
水思釣魚懷哉千古入清淚落衣裾扁舟宿江驛山寒水容  
碧欲和甘棠篇勒彼溪上石

雙湖謝廷桂

字邦用長樂人湖廣僉事

拜東崙先生墓

一舸西湖破浪行炙雞絮酒酌先生青蛇尚吐生前氣烏石  
難埋死後名仗馬祗今多伏櫪嘉魚於世孰爭衡我臺欲對  
黃公築薄宦馳驅猶未能

東湖吳廷舉

字獻之同邑人戎籍蒼梧工部尚書

祭毅十八朗軒文

古有榮公九十帶索吁嗟久生老而無託亦有邢實未立而  
亡名則不朽孰主宗祊我舅生存二十有八為義克家火然  
泉達天奪之速人以為徧豈知終定身後之年妻以承之白  
頭貞潔子以繼之青衿奕葉鯁生何幸忝跡東牀公家二妙  
東嶠大崖慨然主張以理求心隔世相感見公恨遲知公未晚手  
植桑梓清陰滿庭鬱葱佳樹周匝封塋時維仲春羣修歲事  
而我家人登拜敢替義學之左望族之阡思成仰止悽然蕭  
然

東湖代弟廷諤撰 梧州千戶

祭東嶠文

於乎茂卿行剛而奇語幽而峭睥睨千古孰入其殼始予見  
聞驚異欲走近漸窺道如公可少道如大路爰足馳驅若非  
峰巒鬼神晝嘯道如江河爰足灌耨若非淵源龍蛇曷數世



流卑卑日就汙垢若非公奇孰與抖擻求諸古人點周其偶  
勇哉一歸足洗世醜草舍桐棺公其咲就我來於楚期相問  
候不見公顏使我心嘔詞以侑觸茂卿知否

金谿吳世忠

字懋貞庚戌同  
年僉都御史

### 祭大崖墓文

憶在童穉聞我南嘉有美君子東嶠大崖丁未之春會于京  
邑傾蓋數言千古胸臆自茲而往忘去形骸見輒心醉別有  
書來君之文章足以華國孰闕其光大臣之責君之道實足  
以爲邦孰柅其進未施一方君本仁賢足以得壽天乃胡爲  
奪之亦驟君家衆子廊廟風儀天之厚報庶其在斯我聞君  
喪欲弔難往日月跳丸年光過兩歲律云暮霜雪清淒新阡  
茂草實增我悲慕義則高致詞不腆嗟夫先生知我薄謏

東湖吳廷舉

祭太子太保兵部尙書遜庵李公文

惟公江漢儲精衡嶽蘊靈夙負英敏家學是承披探墳籍志  
迪聖貞人倫造化幽微蹟明不主故常惟道之營世儒泊泊  
久乖其說僭予弗類是正是摘求諸當世雷同一轍晚得從  
公一談而決乃知世有豪賢海非壑瀆道黜支離意真見獨  
委心棄筌匪公孰服措爲功業炳煥特異隨物應機以儒飭  
吏不俟聲色靡由詮次迎刃而割劃然順治明之清淨易之  
簡易人和事成光于有位發軔刑曹惟平是求虎符出守民  
是用休澌臺廉察滉滉公直分陝之司保釐惟力拊循遼陽  
帝簡出將開誠布信海涵天蕩女直內懷輸欵相望築塞千里  
不遺一仗保蔽之勲百祀無尙踐大司馬邦政是舉執厥樞

要以平疆圉四隅多事日應屢屢人則張皇公惟容與人乃  
千慮公獨一語人曰艱哉公曰有處俯仰從容折衝樽俎蠻  
夷順化戎黎卽叙邊防載寧

天子日倚嗚呼先生我言匪私苞蘿蘊積決斷披犁道大才贍  
何所不宜人謂公功已揚已垂吾獨恨公未極其施使公展  
盡底裏發摛厥素酌酌裒益舒志高步大可以主張世計上  
可以裨正

當亡惜也昊天遽奪彥茂不收論道之功徒具法天之造嗟嗟  
我公百世之悼翩翩素旌迢迢故轍江澣攸止精靈如見延  
明昔忝寅僚舊德在念薦蘋洩哀有淚如綫尙饗

浚川王廷相

南京兵部尙書  
字子衡儀封人

又

公蚤奮高志晚樹偉名視爵位之崇如鴻毛也璘最不齒於俗獨濫心賞方璘在巖壑之幽公獨言如

廟堂之上雖聞者不屑受知則深今之感念抑豈以引薦之私也乎璘今再出公已先謝爰經舊里無任含情不知淺薄所效果有當於靈鑒否歟幽明匪殊幸相開啟以副初望非特璘之幸也

姑蘇顧璘 字華玉號東橋刑部尚書

贈言類

送簡邑九井大使李文昌之考 洪武中作

昨日喜君來今日傷君別握手焚溪頭玉壺酒新熟挽之不肯留我心鬱如結何以贈遠行柔柳和煙折蜀江聲可請求之岷山雪天遠路透遲烝徒一舟檝才名方小試上下清相

會... 觀兌氏亦

有老母衷懷恒切切此去見吾兄好把宦情說煩帶平安書

三子黃花舊

鄧

林

號洵齋江津教諭

送李蓋卿戶部考滿回南京

別筵茶話苦留連梓里情多似往年南客慣經山水地北來  
初近雪霜天戶曹經濟原家學南國晨昏祇俸錢獨有謝公  
嘔最苦惱人春雨不成眠

長沙李東陽

宿羅漢寺和蓋卿員外

二首

萬壑無杯盞一莊白雲隨可借飛觴行藏夢有平生路回禹  
家無各自牆局促轅駒終日短扶搖鵬背此天長好知黃石  
山中伴畢又乾坤一子房

天地那容也謬莊白頭還醉我公觴溪聲夢醒偏隨枕山色

樓高不礙瞻定性無書云云  
漢風雲有趣古今長可知漏洩  
西林意詩滿寒衾月一房

定山莊

景字孔陽江浦人翰林檢討

奉答茂卿世卿兼以為饗

頃讀才思似東坡十載未交此已過議論久知驚郡守昔會聞君

於奏武昌故云姓名今喜壯賢科何年塵海鳴丹鳳到處春風長綠

莎我有古琴長掛壁欲將短曲和君歌

二泉邵寶

字國賢無錫人時守許州官至南京禮部尚書

讀李評事承芳文三首

著論必無同乾坤孰此容人扶周孔教世用且無功

一囊包宇宙到手問綱常所以東坡老嚶嚶薄武王

不薄論交意因書稍稍知還將天下眼照破老夫痴

贈茂卿大理還嘉魚

白沙

嗟哉何物名與利奔走海內無窮已紛紛之中誰獨超嘉魚  
兩卿伯仲李仲卿見道何太先三十不復舉進士徒行萬里  
訪白沙欲挽南溟供洗耳伯卿少貶來京師三年大理何曾  
理支頤終日望西山眼近簿書如著昧有時開口恣雌黃上  
到周公下朱子瑰詞異論駭傍人造謗興訛殊未止我生與  
世百無合門報君來僮僕喜小齋歎語每終日儀部君謙昔  
參此君謙去矣君尚留君今復去吾何以家居苦貧仍歲惡  
往往人家半扉水午煙未起朝爨清且給官家五升米謂予  
不爾弟書來黃公山下臺成矣從來一士繫興衰胡爲閒此  
兩兄弟未論掾敗與扶顛激懦廉頑功不細送君極目洞庭

波木落瀟湘風暮起

守溪王鏊

囊中苦乏買山資何事超然去不疑  
浮世功名兼寵辱野人腸胃耐寒饑  
簿書脫手紅塵息湖海藏身白日遲  
覓得魚竿堪送老市朝那更有還期

半江趙寬

字栗夫吳江人按察使

寄李東崙

訟庭無事日委蛇閒把闌干看竹枝  
忽報官塘人買藕與君聊寄草堂貲

見素林

俊字待用莆田人官至刑部尚書

我於陋巷盡委蛇自分鷓鴣足一枝  
何事少陵窮未慣嗔人不寄草堂貲

蓮北魯鐸

字振之景陵人丙午鄉同年祭酒

黃公山下澹忘言繞座溪聲隔市喧  
放鶴亭空巢閣樹種瓜



地沃草侵園遺義壽母緣懷頽示信村氓類伐原想爲周顥  
三嘆息北山篇在漫勞掀

休齋沈

鍾

字仲律南京人  
提學副使寓鄂

不擬鳳池還著君鳳池思與君同羣黃公招隱已獨邁白酒  
對客長微醺身外勲名徒爾累箇中風月許誰分翹首湘潭  
正西望九疑山碧亂重雲

觀瀾徐

紘

字朝文武進人  
庚戌同年副使

有懷世卿

四首

仙鶴去不歸黃鸝向人語空館忽相思雲山杳何許出門望  
東海默默空延貯月出潮復來鳴橈下滄渚  
時雨日夕來郊原藹新綠白雲被重巖下映寒塘曲情結竹  
上言魂消井邊躅三年隔瀟湘書至不可讀

伏枕廬山下春懷慘不舒哀絃久去耳風韻今何如灼灼花  
自媚嚶嚶鳥相娛高臺夕流盼古道行人疎  
煩囂謝人境抱膝山臺居奈此枝上鳥交交春雨餘少年耳  
目冗衰老不能虛安得魯連子從之泛江湖

楚雲臺爲世卿立

太極分天地東南有一臺水窮滄海濶雲度楚山來屢見乘  
桴去終期採藥回逍遙千丈木斟酌萬年醅  
有月巖光灑無金郭隗臺悠悠百年內又見一人來水檻秋  
逾好山雲暝欲回相逢各心醉一語挾春醅

與世卿仲子李巖

野鶴將雛到海還楚雲秋夢幾鄉山羹牆見我三湘外歲月  
還君五嶺間杏苑不禁春意鬧美人爭捲繡簾看長安莫買

乖厓醉泰華長留睡老搏

白沙

寄大崖

古來南學得精華况復南遊住海涯廬阜山深藏赤豹楚雲  
亭煖醉春花堯夫心事無名傳遷史文章大作家衡嶽煙霞  
洞庭月秋風准擬買江槎

蘭谿姜

麟

刑部主事陞  
四川僉事

讀大崖文集柬乃弟立卿憲長

二首

豐芒多才世亦雍文章猶見昔賢風天根悟處梅花早要在  
江門一老翁

杖履當年誰與從白雲回首有高蹤畸人隨化文章在我夢  
羅浮四百峯

關中孫一元

字太初號  
太白山人

黃公山釣臺記

弘治壬子嘉魚李世卿考室乎黃公山之陰廣東陳白沙先生題之曰黃公山釣臺有詣世卿而問焉曰何哉君所釣者果在魚乎昔太公釣而得文王子陵釣而得光武子之釣豈類是乎世卿曰吾所釣者非緝非竿非鮪非鱸終日釣焉無所釣也是吾之釣也於是其伯氏茂卿方爲大理寺副曰盍歸乎吾將釣乎黃公之山遂解官去天下之士聞而高之頃年白沙以德義文學警動海內

天子虛已召焉至則授以侍從中外動色以觀其所爲而白沙終去不顧世卿徒步萬里往從之遊不復宥舉進士茂卿舉

進士官大理甫三歲竟去豈白沙之門則必以不仕爲高乎  
賢者出處固非世俗之所能知哉予又安能言之予獨患世  
之紛紛奔利死名莫知還返而夫人獨超然物外揚子云鴻  
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賈子云鳳飄飄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  
遠去於戲吾安得從斯人者遊乎姑爲記于臺上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吳郡王鏊濟之記

送世卿還黃公山

黃公椽子李家山水國初歸作夢看愛殺在家兄弟好一壺  
春酒對承顏

白沙

送李中丞赴遼海

黃雲橫天海氣惡前飛鵝鷁後叫鶴陰風夜撼醫無閭曉來  
雪片如手落中丞按轡東視師躬歷險隘揮熊羆已嚴號令

偃鼓角更掃日月開旌旗椎牛李牧將士躍射虎李廣匈奴  
知屯田金城古不謬賣劍渤海今其時塞門蕭蕭風馬鳴長  
城雪殘春草生低飛鴻雁湖沙靜遠遁鯨鯢瀚海清不觀小  
范擒戎日誰識胸中千萬兵

空同李夢陽 字獻吉提學副使慶陽人

奉贈大冢宰遜庵李公赴召北上序

今天子卽忤以來敦孝篤學振滯興遺為天下先而於中外臣  
工尤遴厥選蓋庶幾媿唐儷虞軼殷匹周以延我明之治於  
無疆哉乃吏部闕尚書

上意若曰吏部實為人物之宗治化所繇出用惟其良則銓綜  
有叙品藻惟公而天下蔑服治矣於是乃  
特召南京刑部尚書嘉魚李公往踐厥任且賜之

勅俾乘傳邁行蓋異數也先是廷臣以公望實兼隆不宜久居南都嘗薦公改吏部又嘗薦公改禮部又嘗薦公總臺憲又嘗薦公治河防

上皆是之曰朕固知其人也且須後用已乃有今茲之擢蓋上之用人其慎也若此於是士論靡弗翕然頌之曰

聖天子其真知人哉公將辦嚴北上南都諸公卿咸榮公之遭而眷其去也既合而餞之復爲詩以張之而少司寇王公存約猥以叙屬相嘗覽觀載籍有以知自古銓衡之任之重也在周爲天官卿施及後世沿革弗一而卒定爲吏部實掌文武選授勲封考課之政令歷代禮待優異弗與諸曹埒

國朝尤重焉是故超拜則

手勅是錫懋績則公孤是加蓋傳所謂天子之相是已然則如

我遜庵李公者其真不惡茲

命也哉抑天下之事固匪一人聰明才力所能獨辦是以古之君子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資世用卒之身受其榮焉今天下之才皆是也願上之人庸之者何如耳試略陳其槩詭誕成風比周相效雕鏤詞藝賤薄名檢有若人焉治之疵也願公舉超卓斥華僞如魏毛玠先德行後文才如隋牛弘可乎登延非據巧恣睢盱附麗多端公行請謁有若人焉治之蠹也願公聚書閣上封識如初如晉王德惠甄別流品務亦僥倖如宋晏敦復可乎深林僻邑抱璞自甘卑官冷局鴻漸無階有若人焉治之闕也願公甄奇錄異薦述後進如吳李偉恭仲鬱達滯人皆感悅如宋汪大猷可乎至於以誠意動主上以正論定國是以和厚率百寮以省約鎮風俗則又天



下之人之所厚望于公而非相一人之私言也相佐南銓辱公獎借最深每聆公論議未始弗私自喜幸以爲如公者今豈可多得乎哉乃因存紉之請忘其僭易輒爲之說如左亦用答公知愛云是爲叙

嘉靖丁亥秋九月朔旦

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前翰林院侍講學士  
經筵講官兼修

國史濮陽李廷相序

詩 選粹五首

天曹任意總羣綱特遣龍章寵異常幾許參苓歸藥籠滿前  
桃李植門牆片帆遙挂滄江月雙袖重薰寶殿香勲業巍巍  
瞻華嶽彌縫行補

舜衣裳

丙江李克嗣

字士修號梧山  
禮部尚書宮保

錦勅傳宣重此行天曹地位冠諸卿舉朝拭目瞻風采

當宁虛心任老成四海人才歸藻鑑一生宦業秉忠清薦賢為

國惓惓念宥讓梁公獨擅名

睢陽朱希周

號玉峰狀元  
吏部尚書

一官漸浪迹千里惜分襟經世宣公策憂時小范心東南民  
久病西北事相尋天啟中興運鹽梅誰獨任

赤城王

爌

刑部尚書

聖主圖元化專精選大臣人才須藻鑑

天詔下絲綸韓范一時傑伊周千載人變調無限意翹首立江

濱

懷慶何塘

字粹夫號柏齋官太常寺卿晉司空

惟皇立民極冢宰為天官何名為天官心亦如天然好惡一不作天鑑何昭全君子抱明德心學自家傳我素慕其人交傾蓋前一朝簡

帝心四海望平平山公日有啟野人獻無芹跡以參商隔浩浩心同天

甘泉湛若水

字元明禮部尚書增城人

贈會卿 二首

可無佳話語相逢塵土滔滔枝可窮零落滿山紅樹後秋光猶在別離中

夢裏登山覺後忘羈懷無數愧飛翔輕舟僅隔城三里風送

幽人笑語香

金陵沈

寶

字大有號近湖國賓休齋子

次韻奉酬端彝聘君賢契

石 詩筒入遞來燈花昨夜爲君開山林不售屠龍技廊廟  
真堪倚馬才天地多年開混沌鳳凰何處結胚胎雄飛已出  
青霄外肯落黃金百尺臺

東湖吳廷舉

送李端彝端行昆仲還嘉魚

四首

二李高風挽不回巫山衡岳漫崔嵬憑將一掬懷人淚洒向  
黃公舊釣臺

自楚來吳幾千里五湖風月得同遊片帆明日人何處悵望  
長江日夜流

鳥林有鳥不安巢聞有撐天赤壁高我欲因之訪遺跡側身  
南望首頻搔

武昌西去是嘉魚縱有魚來不寄書林屋天高無去鴈他年

何處問何如

震澤王 藝

贈大理公子肇

湖西義學開都憲天下名家屬白沙二派只今當在子不慚  
我亦作通家

鶴灘錢福

字與謙狀元

光祿卿李公墓誌銘

公諱懷字景頴號幼泉其先世蓋祖唐吳王恪恪以太宗皇帝  
第五子封國於吳其後皆有爵位入梁而始失之更五代兵  
革之際子孫散處四方南唐時有璠者居嘉魚璠弟璣居江  
夏璠居臨湘楚由是有三李氏三李之家各有其裔而嘉魚  
最著璠為之始祖以其譜考之蓋王之十四孫也數傳至宋  
慶厯間有宗儀宗儒創義學於嘉魚之湖西以教鄉之子弟  
又買田千畝合臨湘江夏之族貧者食之今五百餘歲矣其

田尙在宗儒之後代有聞人 本朝以勳位顯者莫如御史大夫田太保司馬承勛以理學顯者莫如東菴先生承芳大崖先生承箕太保父御史大夫而友於二先生二先生之父曰阜則御史大夫同產也大夫之父曰善舉孝廉以大夫父子故贈如其官而阜亦以東菴先生贈大理評事東菴先生舉進士筮仕大理旋棄之大崖先生亦棄其孝廉隱於東菴大崖兩山間相與講聖賢之學而大崖最後三度入江門師白沙先生得傳其宗江門之學者以大崖爲嫡胤大崖公之曾祖也大崖生虔虔生寶蒙爲公父贈承德卽主客司主事配吳氏贈安人承德公舉於鄉早絕意公車靜坐凝慮學江門之學公年十五六時卽能惟其說而有契焉 竊其室口求放心終日對之儼若思邑令漳平蔣公向讀大崖先生之書

悅之於是求李氏子弟得公奇其文過公門草屋數椽舊書  
數十卷而已與言舉不愧屋漏四字對令自是引爲巖友而  
夷考公生平由始學至白首無日不以四字自將故在官委  
蛇平進致位九卿及卒之日士大夫皆知其貧各出衾襚以  
斂而

天子亦命司空予葬宗伯予祭海內之士識公者 皆咨嗟涕  
洩有善人云亡之嘆蓋言信行敬不愧屋漏者之效也然而  
學道者多退公之深心亦有人不知者如第進士司刑衢州  
平反郡獄摘伏盜吏莫不服其能而蔣公又在吏部人以爲  
諫官御史可拾而有也然但遷南曹以行其在南銓也與奉  
新蔡公上饒楊公考度庶政咨求人才莫不器其識其後蔡  
公爲太宰楊公爲少宰而公終吳公人憂自里中來但補一

客部而已更丞光祿遷少卿轉太僕少卿而又還爲光祿卿也首尾在職一十三年宮中蠹耗之事言箴不切府中剔濯之事爲箴不力瘠躬愁心雖北風嚴寒御一布裘早夜與中官厨胥細人憂憂不休而已不覺其病矣當是時

朝廷考成舊人甚希公之望日峻年資亦甚深固宜在要位仔肩一世之務以利乎無垠而太宰鄭公又誠知公然則坐而待陟可也竟勤一職死嗚呼其可惜也已公生有至性居父母喪毀踊踰節二兄死必自京師走歸哭之與人交至誠洞達遇鄉人童子亦無貌言鄉人有利病若已有之與江夏熊侍御共建長堤一百五十里以捍四邑之江水尤其便者也予與公同舉於武陵陳先生之門公初與余言江門之學余不解後連過蔣公反覆不疚不媿之旨乃心躍然蔣蓋曾爲



湘潭令而以童子畜我者也自是余敬公爲精沉而公亦狎予爲夷爽比年在京師余每提孔子用行舍藏之說諭公兼以自卜而公舉安定莫安排語以復後余旣得禍而公亦岌岌焉余勸公自決公咲曰我昔以莫安排告子今自背以擇利乎其後以書語余曰大心在利害中如波滾沙反以自渾必無所欣畏無所倚靠無所迴避而後此心之精明強越者有以自得白沙先生所謂雖無古聖賢爲之依歸我亦住不得者此也若只揀一完行名色未免改頭換面陪奉世界試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耶其後又書曰大崖先生有屋一區在南岳今荒久矣余將解組歸葺之與子同起居數年究所謂心之精明強越者悲哉今書在而公不可作矣公卒于萬曆丙辰年正月十二日得年五十有六妻黃氏封

安人子男五人奮昂臯俱邑庠生企勳尙幼女一嫁通山舒  
諫議公子漢策某月日奮等將葬公於崖山之原而以狀來  
泣且拜曰請爲父銘無以辭予亦泣曰非余孰銘之銘曰衆  
啜啜兮子訥訥也衆聶聶兮子子也往不可掣兮而止不  
可捭也斲不愧夫爾室兮不斲夫吊音也水之潔也山之截  
也日月之光恒且烈也皆子心之精明強越者誰知之而又  
誰與曰兮視吾銘之晰也

賜同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前以  
中允掌國子監司業事奉

勅纂正史管理制誥年弟湘潭李騰芳頌首拜撰

亞中大夫光祿寺卿贈戶部右侍郎景頴李公行狀

光祿卿李公卒於今

上葉予之卹典矣又被以佳謚殆生榮而死哀矣公凜凜丈夫  
子三恐逸所行事收節而述其梗概謁游子爲狀且曰先君  
子刻意自砥度無如君晰者致惠徼數言以脩吏采披死且  
不朽余不斐受公教最深不敢辭取所述稍節次而狀之曰  
李公諱儵字景頴別號幼泉相傳唐吳王恪之後南唐時璠  
自武寧徙嘉魚數傳之宗儀宗儒開義學於湖西嗣是世以  
科第顯人

皇朝譯史又再傳之煥煥傳舉人善二伐並以通議大夫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田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尙書承勛貴贈  
如其官善之仲子阜贈文林郎大理寺評事於公爲高祖阜  
傳承箕成化丙午舉人從白沙遊以理學著世稱大崖先生  
吾邑知有江門一脉從承箕始承箕傳廩膳虔虔傳寶蒙嘉

靖王子舉人八上春官不仕棲遲於黃公石室之間飲酒賦詩泊如也是為公父初配程氏繼配吳氏是為公母吳氏三舉子公其仲也公幼即警敏不凡卓有遠志從塾師受博士家言輒吐驚人語塾師避席詫曰余不敢受子北面矣笑弁後題讀書之室曰求放心齋取秦漢以上諸書咿唔至丙夜不休其為文也期自具手眼絕不寄人籬下試于有司鶴臺褚公以郡節署縣三試首諸生聲噪江漢丁父艱服闋邑大夫薄平蔣公季試士得公卷曰有此神猶然池中耶又首諸生戊子舉於鄉列名十七琢吾馮公一見與語大奇之曰此公輔之器科名不足以盡子也已丑成進士觀政刑曹漸菴李公極重之例授節推聞仲兄慙訃以給假省親去歲請情詞悲切疏上即

陞辭朝士聆其誼而高之庚寅請選得衢州退食之堂扁曰無  
憾卓然威名并乎全浙一署府再署西安革猾胥清獄訟均  
戶口勸農桑種種皆實政雖庖代不以郵視也其不私羨錮  
一文則生而恬澹固自爾爾不求人知也公餘則與太守惟  
倣易公校士拔其尤課之或以理學相印可昔梓有清夜迂  
談亦時露一斑常行縣至景寧景寧在在萬山中輜軒罕至  
夜半署後聞虎哮聲公治爰書按賦牒自如已乃得監鹹銀  
者生名公曰不入虎穴安得此白額耶召近主藏者一訊而  
伏公又曰窟穴之開匪自今始推而上之得始所監盜者其  
人久冠蓋揚揚里中矣公收之論如律而薄治後主藏者萬  
口稱神焉其發奸摘伏多類是時臺使者同舌賢之德清敬  
庵許公尤亟獎其廉平爲司理無兩三衢士民到今有桐鄉

朱邑之恩焉分校浙闈大考以所甄拔示同事公覺所收未盡建議曰是得無遺珠乎卷在各房偶遺者不妨公閱可解卽以登籍門生仍歸本房有得人之實無市私之嫌大考深然之嘉興李九疑以後場獲解實公所手拔仍以卷歸郭永嘉房從前議也噀賊之變浙撫常公議勤王公檄所部千人往常公試之曰何衢練習乃爾固知李節推之能其官也公留意武備翻刻百將傳以示方嚮每校卒則紀律明賞罰信一時卒伍人人增敵愾之氣後以征播過里中戒徒屬不得驚擾靡<sub>不</sub>用命焉績

奏贈公父如其官封公母吳爲太孺人乙未擢用南文選司太宰蔡公復所止菴二楊公遇大機大疑咸傾心咨詢焉未幾奉太孺人柩葬於大崖祠傍孺慕依依廬墓滄蔬三季如一

日久之始赴銓補客部遇

覃恩贈父承德卽母程暨吳妻黃氏俱加贈安人公肅然協同  
瞿然坊俗禮官所上科條如正文體端士習勤校藝遶濶地  
方設兩學憲賓興比士郡不預試皆公之前箸也偶奉命冊  
封蜀王道有門生新蒞縣執贄爲壽曰書生初入官安所得  
此且君不知故人耶入蜀餽遺一無所受藩王依故事遣人  
獻敦冀得受于其家公終不受尋改光祿丞  
覃恩贈父母如令甲已遂遷本寺少卿題視事之楹曰潔已正  
人惠商剔蠹在職數年始終一節亦可想見其居官行已之  
大概矣嘗以帑竭商困具疏語多過激一時傳  
聖明稍怒已復改顏受之無何以  
上拱拖欠在河南湖廣者  
尤多奉

旨督催各省止以文移轉知各省所過秋毫無擾旋轉太僕少  
卿還家前後對比涕泣三疏乞骸不報由辛亥歷甲寅起居  
大崖山中日與烟雲泉石伍遂自唸曰已知物外堪遺世肯  
向人間更乞憐殆有終焉之志有頃  
部檄屢催迫於大義力疾造

朝日視同事惟謹至嚴寒裂膚公坐風雪中芻牧料理不置曰  
吾拒忍以馬政玩世以負吾

君乎已聞伯兄恻之喪哀慟幾絕亟圖解組而南有  
旨用為光祿卿公感 上知遇勉效報塞會今再入計公謂余

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此今日對症藥也君得無意乎茲言  
也良可味哉甫三月偶嬰寒疾竟溢然頽矣時萬歷丙辰三  
月十二日距其生嘉靖辛酉十一月二十八日享年五十六



歲屬續先數刻呼書人執燭口授辭

朝一疏具見忠愛惻怛之誠嗚呼公真達於死生之數者哉公  
廣額豐頤秀眉隆準雙眸炯炯如電美髭髯五十後盡白性  
豁達無町畦諳練國體遇事侃侃切中情弊風抱水鑑或以  
一時人材咨訪評騭低昂鏡若毫髮百不失一其筮仕之初  
貽家衆書曰存心主於不欺立朝期於不倚概公生平語真  
不虛矣於書無所不好天文曆數一一研究而惟青烏白鶴  
等經則臥以當枕飲以下酒尤覺了了自謂吾無勝人者惟  
此事及西來宗旨差有透悟出頭耳在官風節威嚴屹如山  
嶽間有區畫大事斧小事刃解應若發機其家食也謝絕尺  
牘不干私謁但時政不便則毅然請興請革天災流行爲請  
蠲請賑汲汲乎已飢已渴殆身任其瘁矣邑有長堤四邑所

倚命也邇來水漲堤圯田廬立盡四方之散溝壑之填動以  
數萬計公心不忍斯民顛危乃偕熊侍御芝先生力請於

當時各憲捐贖六千餘金葺舊堤百里增新堤六十餘里堤  
碑堤書班班可覈即異議沸騰飛章撓沮公終不動期與民

有成也後可忘公功乎至透脫一湖原為五百一十三家之  
業每年解京二百兩外重以府鈔四十餘兩鄉民鬻產易子

以供逃者復過半矣公捐俸置田三十餘畝以贍族眾之輸  
是役者又請陳於

本朝減去鈔銀之半通邑至今家其休養而不知其為公之賜  
也 潞府魚岸各邑撥地立碑民佃業者受中使之茶最醜

公抗言于

當道嘉魚獨得派于條餉中有司按期代民輸納百姓稱便迨

卒之日三長孤在家二稚在京余爲檢遺篋止得敝袍數件  
蠶編百卷而已家無鮮棟腴畝童僕多垢面厯齒豈直其家  
風哉亦其秉心塞淵有固然耳大約公清廉類胡威謹慎類  
杜伯山急人難類魯仲嗜禪類白香山若續緝家乘培植丘  
隴以傳示世澤其芳蹟未易殫也公配黃封安人子三宙奮  
宙昂宙臯俱邑增生女一適通山舒諫議之子漢策國子生  
劄室孫氏子二宙企宙勳俱幼失怙以某年月日葬于大崖  
山所著有詩集若干卷

賜同進士第戶部主事眷晚生游士任頓首拜撰

忠諫傳略

楚忠諫李太清傳略

太清以萬曆丙戌登進士戊子以庶吉士授吏科給事中七

日郎斥効東廠巨闢張鯨直聲震天下越崇禎辛未史氏黃道周得其行狀於其子宙奇之友楚黃岡江子三奇謹述其略爲之傳曰公姓李諱沂字景魯太清其號也裔出唐鬱林王恪歷南唐徙楚嘉魚歷十七世有少保諡康惠公承勛有孝廉公承箕徒步走廣東從陳白沙游天下所稱李大崖先生者也公之祖爲承聰聰生公父寶愈公貌偉齒未齧卽能詩十九登楚鄉書丙戌成進士馮琢庵公琦王荆石公錫爵所拔士也初授翰林院庶吉士讀中秘書寒暑攻苦甚于諸生時荆石公偕申瑤泉公時行許穎陽公國當國深以公輔期之散館將授簡討願願拾遺補闕遂得吏垣廠閣鯨恃恩欺橫臺省疏入罪詔付法司嚴究惡黨法司讞上又詔張鯨姑念侍奉多年勤勞着痛加省改策勵供事先數日都市流

傳鯨廣進金寶多方請乞

神廟因猶豫未忍決舉朝紛紛疑然未敢誦言也公雖入垣七

日未敢後也憤然曰奈何以罪闖俾吾

聖明被此名遂草疏立上指鯨惡述流傳語甚悉

上心是公言願謂流傳語非所宜陳赫然震怒意且不測入白

仁聖皇太后

太后曰此忠臣也

上至孝意遂解得

旨着拏送鎮撫司好生打着究問了來說

鎮撫司打問再

廷杖數盈百杖者密受闈

旨將斃之公

無懼色無懟色特大呼

太祖高皇帝一聲天忽靈杖酷甚不覺痛然血肉淋漓矣瑤泉

穎陽荆石諸公先密救不得九卿百執疏二十餘上論救不

嘉慶元年五月於詔  
卷四  
得三閣公更以去爭之旨溫留不得諫官被譴從未有舉朝  
震慟如此者臨杖三閣公尸俟杖所爲公焚祝生全豫置床  
各出其所臥褥置床上待扶公出卽覆之當是時天下無人  
不知蓋莫不頌

皇太后

神廟之聖因頌公之直而爲之流涕大息泣數行下也

上知公無恙色喜卒以公言南戍鯨然亦罷公歸公素貧自諸  
生至入垣挽髻僅一骨簪臨杖杖者解髻見之皆嘆服杖畢  
送還以杖苦引被臥

上嘗遣官較視其藏見其被粗布百結皆泣去都人至今能道  
之歸里讀書如常居親喪及繼母喪三年不入閭葬其兄柩  
至中途值陳雪衆皆就舍公獨附棺露哭達旦萬曆丁酉詔

復冠帶乙巳冬卒之日

上請

上雖罷公其思公久愈深也海內有八狗三羊十君子之論十  
君子公及鄒南阜公元標所著有中祕尊行於世又  
有正氣集鍼俗編皆理學有用之言年五十一葬邑東甯山  
泰昌以元常元應少子出奇

漳海史氏黃道周撰

贈牘

嘉魚尹民興洞庭甫

全訂

黃岡汪三奇亦常甫

王相公荆石

諱錫爵

足下萬死中得全

社稷之福也昨問貴館中稱德日微

輦豈劓發卽不勝馳懸僕頃俯仰情事非復人世所可已  
必歸而同官且勸爲公稍避意氣之嫌真所謂進退谷  
體辰下不可動發或暫移別館或且屏交際便可支  
待水泮從舟甚適也附去人參一觴俸金二十星以  
將理

高節湯復片 語起元

我丈真轟轟烈烈偉丈夫哉立螭頭未浹月卽封事批鱗甘  
荼痛傷哉此一苦也遠邇播聞罔不酸心然而三老九卿百  
疏二十餘上論救閉閣謝職事者累日自古諫臣受譴未有  
善類扶翼如此之愍也豈非以關係國是甚哉幸主上  
聖溫留鄉宰社鼠媚狐旋離君側則丈抗疏受苦幾回之  
也聞受杖幾至糞粉肉泥脫萬死不獲一生雖凡夫亦身  
足贖乃今賴天地祖宗之靈呵護默庇堂堂忠義之



煨沒湯火有生還期竊不可不感激  
君恩矣故服高風未獲  
一面薄具惟炤幸爲宗社生靈自愛

同年袁了凡 諱黃

綱常大義皎如日星靡靡頽風孰爲擔負自我丈而一鳴見斤  
而直聲震天下矣社稷山河若增而重矣丙戌之榜不爲虛開  
矣我黨二三兄弟是藉有榮施矣聞旣訊復杖備受酸辛人生  
有身終隕有肉終腐有血終枯我丈以夢幻易盡之軀而建忠  
貞不朽之業何樂如之雖然我丈今日以往之身擔負綱常之  
身也多方多士引領而望之矚目而視之事事合禮僉謂固然  
稍稍出格便不厭衆心矣曩也修之家而懼壞之天子之廷今  
旣修之廷而或弛於家是猶以萬金無瑕之璧而輕於一擲也  
是猶以五色文章之蜀錦而納之汚泥也是猶以旃檀無價之

寶香而糞壤相汨也願益虛而心益慎而動毋恃此舉之奇而忘前途之遠則善之善矣刑臺劉丈慷慨好義每談及我丈輒津津不置屢約相過竟以事奪茲各分俸以供朝夕藥餌之需願我丈不惟其物而惟其向慕之誠咫尺難會情緒閭然大業方隆願言自愛

忠諫疏稿 萬曆十六年

吏科給事中李沂謹

題爲惡黨就擒元兇未殄懇乞

聖明亟賜重處以絕禍本以快公論事竊聞宦官之禍譬猶腹心之疾惟英明之主早見預防拔去本根故免後日之禍臣不敢遠引卽如正統時太監王振正德時太監劉瑾舞弄朝權傾危社稷後雖萬死何足贖罪至今令人切齒寒心此我

朝明鑒也

皇上臨御十有六年宮闈穆清朝綱整肅文武諸臣斤斤奉法  
唯謹獨有東廠太監張鯨倚仗恩寵欺天壞法膽大心雄從  
來未有科道諸臣所奏八罪一一有據 詔付法司嚴究惡  
黨中外臣民踴躍驩呼咸謂萬代瞻仰在此一舉必將剪除  
元兇以杜後禍昨法司問明奏請邢尙志等俱奉 旨處分  
張鯨姑念侍奉多年勤勞着痛加省改策勵供事中外聞之  
大失所望惡本不除爲害滋甚臣恐王振劉瑾之禍復見於  
今日也敢爲

皇上極言之昔我

太祖高皇帝防制宜官極嚴有罪不赦洪武十年五月一監官  
供事內庭言及政事即日斥譴因 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

君凡有所謀必謀及公卿大夫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倖  
可得預者少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  
懲將來也羣臣額首稱善夫監官僅言及政事耳未嘗挾威  
逞勢如張鯨之甚也

太祖卽日斥去不肯姑息使如張鯨犯法

太祖當何如處置也今科道交奏法司究問

皇上明知鯨罪惡矣卽加顯戮以洩天地祖宗神人之忿猶恨  
其晚奈何令罪大惡極者而處官闈禁掖之地乎往年馮保  
招權納賄

皇上已籍沒之矣近日宋坤挾詐騙財

皇上卽斥去之矣張鯨之惡百倍馮保萬倍宋坤擢鯨之髮不  
足數其罪食鯨之肉不足報其寃故京師爲之語曰寧逢虎

狼莫逢張鯨言虎狼有時而不噬張鯨無人而不害也

皇上英明同符

太祖不難去馮保不難去宋坤何獨難去一張鯨耶臣伏讀

明旨以臆斷之邢尙智監候處決謂其黨鯨壞事也使鯨不  
皇恣橫雖百尙智豈能撥置李登雲張繼德發烟障地面永遠  
充軍謂其受賄縱情欺君賣法也然受賄賣法孰過於鯨尙  
智李奇等冒領鈔錠銀兩供稱張鯨主令是實冒領者既加  
之罪主令者何獨倖免此臣所未解也以爲鯨侍奉多年其  
弄權壞法亦多年矣

皇上當深恨之何復念其勤勞也以爲痛加省改猶可供事臣  
未聞狼如虎狼之人而可責令守門戶者也況在宮闈左右  
安知其不包藏禍心乎前數日都市流傳鯨廣進金寶多方

乞請

皇上猶豫未忍決斷中外臣民初聞不信竊謂

皇上富有四海豈少金寶明並日月豈墮奸詐威如雷霆豈容  
請乞及見 明旨復許鯨策勵供事外議紛紛遂以此事爲

真謂鯨之奸謀旣遂而國家之禍自此始矣伏願

皇上下奮乾綱爲法割愛將鯨重治以儆奸邪以釋羣疑庶宗  
社生靈可保無恙不然 臣恐

皇上之聰明聖智竟爲此闕誤也國家十六年清平世界竟爲  
此闕壞也以一闕宦之故而壞聖明之治壞祖宗之法壞朝  
廷之體天下謂何後世謂何此忠臣烈士日夜仰天拊心必  
欲殄滅此賊而後已也 臣職在諫垣

君側有惡不爲掃除皆 臣之罪故敢直言無諱伏惟

聖明裁察幸甚奉

聖旨這事情已有旨了這則每欲與張居正

好生無禮着拏送鎮撫司

實法

為打問了來說事奉

聖旨

先君歸樂天嘗存草後不意有平陵宋君諱臣熙者登之

梓先君聞之即遺書取板毀之曰是以諫希名也先君逝

宙奇甫生三月稍長從家集中搜諫草竟不可得歲庚午

乃於熙朝奏議中見之尹洞庭為先君外孫氏謂宙奇曰

禮譏有美不傳為不仁其梓之又奏議及皇明從信錄

俱誤刻李為張恐其久而遂訛不得不一刊正梓竟尚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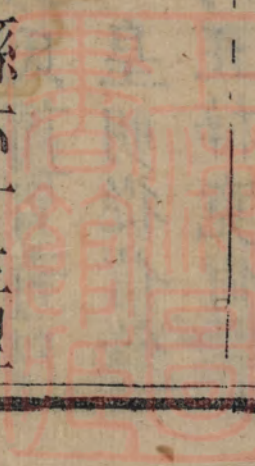
非先君意也

宙奇泣識

光祿公請築長堤疏

題為懇恩拯溺賦命兩全事楚屬武昌府江夏縣六十三里  
漢北縣三十里咸寧縣十六里嘉魚縣十二里四邑為犬牙  
唇齒地俱半屬高腴半屬下隰處下隰之地者尤當長江洞  
庭之衝宋元以來耑賴有堤埝一線為之捍衛昔隰下之氓  
得以安堵輸賦者此也後舊堤崩潰入江迨

太祖肅皇帝時工部尚書吳廷舉疏請復築利及百年國賦民  
命實為兩賴今浸灌日久崩若斷虹僅存什一何濟水防一  
交夏四五月之間水漲汪洋四邑沿湖居民與魚鱉為隣四  
野殘禾盡况波底數椽茅茨悉掃濤中少壯行乞於遠方老  
稚多僵尸於溝壑居高腴者倉實廩足煦煦相哺處汙下者





首疾心疼咳嗽無想又復催科嚴促急如星火無惑乎比年  
來十室而九竄也自

太祖莊皇帝末年以迄

皇上龍飛以來試查司徒戶口冊中楚屬註逃亡者漢沔而外  
則武郡之江咸嘉蒲爲最非斯民之必欲逋其賦以輕去其  
鄉實洪水爲災耕無其土居無其地食無所出雖欲不逃勢  
不獲已此種苦狀卽楚諸王尙有堤內水鄉田地數千畝亦  
所深 若江夏縣經略熊芝岡咸寧縣文選司趙邦柱蒲圻  
字道魏說諸臣久思羣哀鳴于

上咸以王事靡盬不遑陳情微

臣蒙

心給假回籍葬母事畢還朝目擊民窮災迫仰體

上已饑已溺之懷故不避桑梓之嫌縷陳原委利病爲我

三山補言之蓋知是則自邑南之馬鞍山江夏縣之金口水  
沐頭灌腹而入而咸蒲之境為之滙納四邑俱受其災有堤  
則江水循堤安流而東堤內四邑之糧田萬頃可保無虞是  
有堤則民聚民聚則財聚此兩全之道也無堤則民散民散  
則賦逋此必至之勢也伏乞

皇仁惠徧覆聖德無疆玉食衫衣恒念稼穡之艱難裁成輔  
相補甫宜七之禱俯賜俞允特著工部施行撫按二院督  
率農工反宜宜峻千秋保障萬世永賴愚臣無任懇切哀求  
不亦效效个个个个之之在在緣係懇恩拯溺賦命兩全事理臣等未

敬請聖鑒

錄

題爲民窮無告天怒日迫敬循職掌請行撤膳惠民之政以  
仰裨修彌事臣等聞之周禮膳夫王齋日三舉大荒則不舉  
大禮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歲凶年穀不登膳夫撤膳古  
之制也臣等職在膳本折額派錢糧有限年來內外供億  
吉凶典禮用輒浮於額外年月封進折膳銀兩庫藏若掃日  
俟戶禮兩部劄付省直解銀一劄到則相顧喜色不到則仰  
屋長吁其各行戶原係市販小民本無富家各項物價自去  
八月至今閏三月計九個月共該銀二萬六千五百一十五  
兩有零絲毫未給其欠各監局粟米折銀一萬六千九百七  
十七兩有零在外不與焉十數行戶昔猶稱貸上納今則無  
處可借賣產賠累入骨一聞輪月如赴湯火舖塾屢請而不  
報月錢隨革而隨增數年以來初有中人之家今則一貧如

乞者有趙時春耿王朝等繫妻子而逃散四方者孫徵敖翁  
秀等不幸而困鬱以死者有張文舉喻二等尚有子遺十餘  
人依依忍死不去者一以四方俱災逃何所之一則前項未  
給二萬六千五百餘兩之銀與其或到尙可了人債負告脫  
行乞未卽死也然二萬六千五百餘兩九月之息又將萬餘  
兩再加催促之苦不如無生矣臣等每一入寺見各行戶環  
向痛哭輒爲之撫膺長嘆百方講求革餼錢禁常規催拖欠  
減鋪墊寸心空碎何補萬一然亦庶幾外解之未可少延須  
臾也乃各省直欠至九十萬餘兩山西河南山東北直荒旱  
食人僵尸成邱有如諸臣疏中讀之淚下畿甸不雨亦半年  
矣河乾舟斷百貨踊貴貧商赤手誰肯賒那中使督促急如  
星火少加裁抑十百爲羣詬詈相向行戶不死且逃以至於

盡其勢不止京城民家原無隔宿之糧兼以疾疫死亡其景象蓋亦吸吸矣今月初二日正陽前門災

皇上告罪守官軍不意十二日臣等酒瓶中墻柱無火自燃此

又誰爲之傳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又曰君子不思導利茲謂無澤厥火災今天下百姓共浮歿以饑荒而京師人民共痛楚以賠累然則上天降災豈無深意

皇上敬天之怒當從撤樂減膳一念始矣自天子以至於編氓貴賤不同而飲食嗜慾父子夫妻相保以長活其情一也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夫妻父子逾日不相見則念皇上誠從飲食居室間一察人情遠邇之苦狀常惻然胸中所謂食不下咽時也青衣角帶何預百姓事而天肯雨哉大小諸臣以回天實政請曰講學曰釋縲臣曰召廢棄曰補大僚

曰遣賑恤

皇上不惟不下詔罪已急加舉行乃并曰行章奏並不省覽者有之若以爲諸臣可拒也

上天亦可傲乎有漢關東之饑而後秦豐赤眉之兵起有唐僖宗無所控愬之民而後王仙芝黃巢之亂成小民離志亂賊生心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縱不加惠已矣奈何以上供之政爲阱國中乎

臣請

皇上亟賑四方饑民先從京師之民始欲收京師之心先從京師之行戶始其他署事

臣等不敢知

寺行戶之困苦望

皇上之寬恤猶今赤旱之望天雨也

臣

所謂

愛云者畏天之

威非專爲費也心屬畏天澤及商民其道有二一曰撤膳二

曰節賞

臣

等敢蒙死上聞乾清宮膳遇開膳五個月每月供

進膳品折銀七個月每月封進銀臣等不敢議此外有御膳  
一項每月銀四百九十四兩有零名爲看膳此玉食必用之  
物也向係折銀年終彙進明是蠹朽藏中大倉一粒耳臣等  
請本年前項膳折暫行傳免來年仍舊封進用見我

皇上罷宴撤膳仰畏天威之忱蓋內帑不啻山積矣其於此區  
區者又何足愛焉養心等殿棹兒銀兩自二十三年後新  
添一百五十餘桌每月計銀一千七百兩有零請自今以後  
悉從停止又一應桌兒米及齊貧等米每月不下米六千餘  
石白粳之來萬苦千辛此輩何名聖令蠹耗敢請從今盡停  
勿給存留寺倉以防南運不繼憂時之臣方將求發帑金多  
收米豆以脩緩急奈何不欲大官有一日之積乎減此三項  
使臣寺用如其額督催外解到日銀米相兼通融支用接濟

行戶免其逃竄不致一家累斃復報一家出之火聚而膏之  
雨澤

皇上之仁也未必非天之意也種種實政次第可舉也彼四方  
饑民猶托命於撫按曰爲請賑請蠲行戶一民也何不幸生  
輦轂之下獨任其叫呼蒼天而莫之拯救乎桑林雲漢其  
遐矣唐宋中主有曰吾欲自焚而天雨者有罷新法十八事  
而天雨者庖俎之臣故不敢不以撤膳甦商爲消戾迎和中  
一大件事也非臣之言也我

太祖高皇帝嘗憫旱災躬自祈禱勅宮中皆素食漏未盡數刻  
徒跣出詣郊壇苦藁露坐晝曝烈日中不移處夜不解衣地  
卧達旦

皇后妃嬪躬執炊爨雜麻麥菽粟作農家食太子諸王詣齋所



進之盡三日雨大沾洽羣臣請復膳上太息曰亢旱爲災實  
朕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禾苗焦損實多縱食能甘味乎乃下  
令免民今年田租

皇上初年亦曾步禱雨應故

臣等祈

皇上法高皇帝之撤膳以待天雨之後諸臣當請復膳如高廟  
諸臣也若不及幡然

臣竊恐天心之仁愛

皇上者窮矣兩宮災三殿災初反藉以摧稅肆殃後益謂其不  
驗厭言星妖物怪並置不問天不能得於

皇上閣部省臺不能得於

皇上臣等小臣欲何望惟有極待死而已漢郭汜之亂帝幸

北塢侍臣皆有饑色帝求米及牛骨以賜左右不得唐漁陽  
之變天子幸蜀道出咸陽距宮闕不四十里日中猶未得食

僅有民獻糲飯雜以麥豆諸

皇孫輩爭以手掬須臾而盡猶未能飽然則漢桓靈西園金玉之積豈善爲子孫謀者而唐玄宗平居置檢校進食使窮水陸珍味一盤中人十家之產乃其後竟何如哉

皇上神明同符

聖主下陋漢唐

臣

竊以爲引過撤膳省費推恩少甦垂死之民

以爲回天之一助正惟此時後雖圖警噬臍不可及已

臣等

職守所關不避瑣瀆伏乞

皇上特賜省覽慨然允行毋令他日不幸爲咸陽北塢之痛

臣

愚不勝激切戰慄之至緣係民窮無告天怒日迫敬循職守請行撤膳惠民之政以仰禪修弭事理

臣等未敢擅便

謹題請

旨

榮川公續入世祀堂傳

榮川公瑛縣教諭累贈太子太保兵部尙書 榮廣公之弟也性孝友好讀書善屬詩無志於用世有耕莘樂道之遺風焉 兄榮廣公卒於蜀瑛官舍冷員無羨關河阻深孤姪黃口寡嫂難歸望斷家山傷心慘目公聞之慟哭幾絕遂破產爲資斧不避艱險迎嫂携姪扶襯東旋其友愛之篤摯古今來郡邑間幾人卽功名中士亦不多得也又復撫摩教育俾三姪各有成就而 約庵公舉進士 歷任都堂及 遜庵公有大勛勞勅建祀堂崇享先考 公以域於國典不得並享於報功之廟此 約 遜 嵩 崖諸公所怒焉靡寧不克報稱於公而有遺憾者也 公亦嘗曰吾盡吾弟何望報焉吾安吾分何求名焉築室白楊安且吉焉自號堅叟勵吾

操焉歿所凭依堅址堂焉卽 公之言想 公之心其真有  
磊磊落落浩然於天壤倫物之中不假富貴而甘所性之在  
我者矣豈以祀堂之祀不祀爲身後得失計哉乃辛未春  
榮廣公七世孫彝柱翁余從堂叔也總理族事欲奉 公於  
世祀堂力建此議舉族欣然羣具陳其事請於邑侯 穎元  
謝公侯撫然曰吾自爲諸生時讀皇明涿化內外諸編早知  
楚嘉李氏代有聞人爲荆南右族心切向慕今幸承乏斯邑  
亟欲得汝家乘攷厥懿行豈誠有友於兄弟如此公者猶湮  
沒不傳也可歎哉夫子臣弟友之則雖聖不居史傳所載必  
首表以爲風教先倘令先康惠及時請於朝應與令先簪組  
諸君子無後先也豈遲至於今而始議祀之汝往行哉毋軼  
厥行嗚呼世所謂積德遠而食報遲者豈公之謂也與亦可

見因心則友之必衍其慶也有如斯

乾隆二十四年仲秋月穀旦續修譜牒嗣孫玉大撰

嗣孫

翰

大謹識

附邑侯南海龐公一德贈次黃府君徵君贊

予始校魚山枕而得李生宙奕占與已又于古文詞得宙憲  
于小試得占吉詢之俱係大崖先生之裔爲次黃先生徵君  
之子若孫云故余願結識徵君求以供取履之役于黃公鈞  
臺之下者且獨至乃未幾而徵君仙舉矣慕伊人而水一方  
之爲隔則今古有同慨哉揚帆東下鬱陶在心漫以俚言爲  
贊蓋得之聞見之真神交之素而匪固以諛墓中人也蓋謂  
頽乎其醉者之不爲徵君耶胡然釋焚衛難踰大壑而翩翩  
謂蘧乎其醒者之爲徵君耶胡然窮搜遠覽薄晚近于韶年

擅人倫之品藻飫六藝之葱菁若由進而得退實以後而居  
先所虧者一第之張施所享者百順之昌全世人之擬徵君  
者以爲匪癩下賃春之梁鴻則金門調笑之曷情而不知徵  
君則旣倚崖嶺望江門猶將屣脫乎有涯之疣贅而體踐乎  
無垠之虛圓也已萬曆壬寅初秋南海龐一德與虔手書

附雲子先生題黃公釣臺詩

黃公山下水長流秀毓英賢可萬秋  
矛短戟長荒夜月鴈飛  
鳧浴戀中洲釣竿未拂山湖徙  
臺榭無闕道學悠想是老松  
留得穩一綸垂罷一綸收

袁嶺李公遂菴義行述

西武寧來遷嘉邑歷宋元明忠臣義士偉人  
不少其功及書者指不勝屈而其中猶有抱義而處潛德未  
彰者焉嘗聞諸邑長老相傳云前明中葉有名壽泰字岳齡  
號遂菴者其誠教僕資富甲一邑積谷九萬七千好善樂施  
蠶乙之利以治閭葺履民大飢勸令餉糶賑有力家雖饒公  
獨以清德月濟三邑無難色全活無算有司聞之

上以義官公不受彼世俗爲一身一家計者流雖周親中亦  
少蒙其澤而况惠濟三邑乎公此舉視范文正公置義田以  
濟貧乏則頌頌矣而終不求顯公之行幾隱焉余度其心但  
知行義而不市義雖惠濟三邑惟義所在則致力焉敢邀天  
家榮寵乎嗟嗟世之潛德幽光而不求聞達如公者豈伊異

人任哉即今之續緒不替是亦天之報施不爽耳述其事豈獨為李氏之子姓光哉亦足為當世風云

嘉慶丙子之春 候補教諭汪名豹拜撰

贈梅菴聽竹軒叙

古之教者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而家必有塾所以起聖功而永新傳也嘉魚梅菴李公以巴陵縣尹調豐城蒞任不數月父老以德政頌余客豫章時聞之口求見公治檣則意罕父意氣如陶彭澤丰度如黃可頃余不覺為之渙然謂公之所傳誠不余欺延駐數日各話梓里事公云自山庄來仁壽適惟構茅齋數椽植竹數本顏曰聽竹軒不時率諸子司工襟危坐其間尋聖賢之所樂探物理之自然則所甚適者余又不覺為之濯然謂聞所聞者得見斯幸甚



辛卯余簡知嘉魚事越壬辰公亦解組歸余謁公公館余以  
聽竹軒余甫坐見其石開重軒書備四部一塵不染萬籟俱  
寂歎觀止矣少頃清風徐來憂憂有聲乍止乍作不疾不徐  
余初莫識其聲爲何聲旣而凝神壹志側耳以聽乃知似無  
而有疑抑復揚者蓋猗猗之竹聲也竹聲何辨乎惟靜聽則  
个个響應莫可端倪有活潑潑地者然然則公之所以取名  
斯軒者其非徒韓準裴政竹溪六逸之謂其謂是人心通塞  
往來之幾生生化化之妙有得於千畝中者良多而未可悟  
率聞也後之人當亦顧名思義也可是爲叙

順治九年秋九月

翼城宗弟焯然拜叙

白菴正橘爭奇叙

得失非所以品英雄而凡有血性男子未嘗不以之笑不以

之啼至有憤惋而侈口狂言則奇人曠蕩之致世法之所不  
羈也吾友宗姪天如子胸懷磊落而多曠爲文好奇不屑與  
世俯仰已而以茁軋見擯人遂雌黃其口不得已作辭解嘲余  
閱之見其粧點人情搬盡世態嘻笑怒罵都成至趣其殆以  
世掌爲夢境歟夫睡眠模糊千秋一瞬而兩童之爭三蟲之  
辨皆作一物觀是將使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事如黃梁遇如  
白衣蒼狗而天如子又從夢裏語夢有如許感慨何也曰天  
如子亦有血性人固有睡不着者昔屈子失意懷王而賦離  
騷賈長沙哭而弔之彼皆有大悲憤而發之聲歌天如子之  
言似狂似誕似怪而一段精光不可磨滅固其悲憤流連之  
所發正所謂有血性而不與世人同寢夢者吾觀其游戲書  
畫揮洒自如山川草木具成文章毋亦胸中實有狂泉而叫

湧不竭如此近又著有全考一畝出經入史洞悉古今人物  
事理如指掌然天如子有如是才而恍然自恣以鳴厥憤也  
宜夫雖然思憤則暢寶噴則光當有索天如子於暗室中者  
余奚喋之

崇禎庚午春月三近庄宙葦霍雲甫題於鄂花山房

釣鰲軒記

湖西

嗣孫明亮謹識

釣鰲軒者叔祖三千公之謀塾也在族後嶺北側繞屋有脩  
竹數十竿喬松百餘本林木倩茂風景幽僻天然邱壑也門  
前卽蜀湖淪漪滌洞旋抱若帶湖之北岸山曰黃公族先祖  
理學大崖之釣臺在其麓環列如畫俱可供眺望焉其東則  
透脫港米岳穆迨逐楊寇而楊寇之所從遁也夏秋之際湖  
水平濶晴日朝昇暉映兩畔魚舟晚唱響徹三更晨夕觀聽

不減武林柴桑之勝公設教講學於其中因顏其熟曰釣鰲  
軒公諱椿字大年號三千端莊靜穆誨語諄切雖豪於飲而  
醉不愆儀鄉族悅服咸率其子弟從學卽以亮之不敏亦嘗  
親承其啟迪焉去今雖數十年登其故址思其道範宛然如  
公之在日也因思古人記物命名皆有取義如靖節借五柳  
以爲號王祐植三槐以名堂皆此物此志也公之塾名曰釣  
鰲曷取義乎其思尙父釣璜於渭待時而售乎其塾臨湖厭  
世之絕流魚利者思孔宣之釣而不網以懲貪乎其繼理學  
公之歸隱垂釣存先世之遺風乎抑國家取士之典首選者  
有立鰲受飲之寵蓋借鰲以名塾俾子孫輩顧名而思義勵  
志以上進恢義學之先緒繼理學之書香是公之深意也夫  
後之人尙其體公之意繼公之志好學篤行

光前裕後則又  
亮之後望也夫

